16

8° P. or. 533/16

W

Universitäts München Bibliothek

此回特寫愛月却特與桂姐相映。見此時有月無花。一片寒冷天氣也。始鄭揚出迎。何異李桂卿伯爵幫襯。不減昔日李家之伯爵。此日之架兒猶是昔日之踢行頭者。蓋寫一月姐又特特與桂姐相犯也。

桂姐後有瓶兒之約月。後有林氏之欢。又遥遥相映。

王姑子與薛姑子一嚷。則上文印經遺囑念經月娘與金蓮前後吃符藥。一總結住。下抽筆單寫金蓮

壬子日相爭之線也然則二尼又起釁之由歟
前後回內凡寫黃安諸人來拜必用西門赴席時夾
寫蓋諸人來拜無非襯西門之熱即此回央煩擺酒
亦無非襯西門之趨奉非意在諸人也意不在之人
而必寫之見用爲襯叠花樣之人故不妨夾寫然必
夾寫乃能襯出也
桂姐文中陽行頭何等鬧熱架兒等人此回却用一
喝即散蓋月兒此回過線下文即拿聶越兒等人也
月兒與銀姐合夥而伯爵一戲即用蔡軒數語點明
一部內寫諸娼妓之故蓋屏西門慶月娘與娼妓隔

兒忘八皆聲應氣求也。

伯爵戲啣玉臂與出洞一戲。遥遥相映。却自是兩樣心事。桂姐愈見其疎月兒愈見其密也。

桂姐家必着了頭。看西門出院。恐往吳銀兒家去。月兒亦必叫鄭春送西門到家。兩兩遥對。蓋信此文與桂姐相犯。蓋月姐亦恐到銀兒家也。

桂姐爲月娘之女月下桂也。今月兒奪桂兒之寵。林氏之媒明言桂已飄零。月非[illegible]

獨照空林大是凄[illegible]

玳安兒蝶使也。

[illegible]
朗就之并林
[illegible]个他住下月交之娘月盈定住
仙家留就到盛定延月盛到相见住
仙信盛到定面南面新到家南面近春前叫火亦留
北就月就出門面春意必家短住
[illegible]家共留就月就住事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應伯爵戲嘲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

詞曰

鍾情太甚到老也無休歇月露烟雲都是態兒與玉人明說　軟語叮嚀柔情婉恋鈴盡肝腸鉄岐亭把盞水流花謝時節

翠雲吟半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紙畢歸揣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相宰了一口猪一壜酒兩隻燒鵝四隻燒鷄兩盒菓

子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舉家感激不淺無甚孝順些微薄礼與老爹賞人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猪酒留下送你錢老爹罷黃四道既是如此难爲小人一點窮心無處所盡只得把羙菓抬回去又請問老爹几時閒暇小人問了應二叔裡边請老爹坐坐一同正意爲此西門慶道你休所他哄你哩又費煩你不如不央我了那黃四和他小男子千恩萬謝出門去了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粧打扮細坐轎子往喬大戶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

後晌有庵裡薛姑子所見月娘許下他初五日金經
盆懺于是悄七瞞着王姑子買了兩盒礼物來見月娘月
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他吃茶說大姐七往喬親家
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他還和你說話哩那薛姑子就
坐住了潘金蓮思想着玉簫告他說必用
玉肖月娘吃了他的
符水藥絕坐了胎氣又見西門慶把奶子要了恐悄一時
奶子養出孩子來搶奪了他寵愛是非兒
後身于是把薛姑子
叫到前边他房裡悄七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
坐胎氣符藥不在話下到晚夕等的月娘回家留他住了
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這薛

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大師父、眼
亮到初五日早請了八衆女
僧在花園捲棚内建立道場諷誦華嚴金剛經咒礼拜血
盆宝懺晚夕設放焰口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姈子花大嫂
并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温秀才吃齋、兄僧也不動啊器只
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那日伯爵領了黄四家人具帖
初七日在院中鄭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西門慶看了
帖兒笑道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村家吃生日酒倒是明
日空閒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沒人只請了我與李三相陪
哥又叫了四箇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分付與黄四家人
齋吃了打發回去改了初六伯爵便問黄四那日買了分

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如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
禮拜我只受了猪酒添了兩疋白鵾紵絲兩疋京段五十
兩銀子謝了龍野錢公子伯爵道哥你不接錢儘勾了這
回是他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
那里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
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
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衆尼僧直亂到一更多方纔道場
圓滿焚燒箱庫散了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且
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辰走來說薛姑子攪了經去
要經錢妙甚明點月娘之愚月娘怪他道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

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是多心經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是誰語戒到初六念經難道經錢他都拿的去了一些兒不留下月娘道還等到這咱哩未曾念經經錢篤法就都我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襯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裡喃喃吶吶罵道這老淫婦他印造經賺了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攬的去了篤惡尼正隱刺月娘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荐他念寫月娘深心可畏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請

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佳兒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送些禮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聲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囔去了兒此知月娘非真好佛乃明知其假而資為燒香安胎諸好計請教地耳姑人中真有此等措詐好險者正是

佛會僧尼是一家　法輪常轉度龍華

此物只好供生育　柾使金刀剪落花

却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原的新段帽沉香色縐褶粉底皂靴視出黃四之謝向西門慶声喏說這天也有晌午好去了他那裡使人邀了好幾遍了西門慶道咱今邀葵軒同走走去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溫師

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温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此爲明伏之筆伯爵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有要没緊望朋友知多咱來倒没的悞了勾當西門慶分付琴童備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爲下作地我先走一步兒你坐轎子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西門慶分付玳安琴童四箇牌軍收拾下暖轎跟隨纔待出門忽平安兒慌慌張張從外拿着雙帖兒來報說工部安老爹來拜此等章法又屢屢然矣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轎子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分付家中厨下備飯使來興兒買措盤點心伺候良久安郎中

來到西門慶冠冕出迎安郎中穿着粧花雲鶴補子員領
起花前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右拿茶上來茶罷
叙其間濶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榮擢失賀心甚缺然前
日蒙賜華扎厚儀生正値喪事匆匕未及奉候起居爲歉
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吊問罪匕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峯未
知可有礼到否文字如曲西門慶道正是又承翟親家遠
製盤中
勞致賻安郎中道四泉已定今歲恭喜又爲引見作線西門慶道
在下才微在小豈敢非望又說老先生榮擢美差足展雄
才治河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四泉過譽一介寒儒
辱蔡老先生抬舉嘖匕于口謬典水利修理河道當此民窮財

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折斷所過倒懸公私困
弊之極徽黃太尉又兼賊盜梗阻又入一雖有神輸鬼役之才百同
亦無如之何矣此等情節誤国之吏何嘗不知但以此爲口頭怨望之資自已撇清歸罪于上耳可恨可恨西門慶道老先生大才展布不日就緒必大陞擢矣
因問老先生教書上有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
完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
桌兒安郎中道學生實說還要往黃泰宇那里拜七去西
門慶道无如此少坐片時教從者吃些點心不一時就是
春盛案酒一色十六碗下飯金鍾暖酒斟來下人俱有攢
盤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學

生容口再來請教西門慶款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回到廳上解去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補直身使人問温師父來了不曾玳安回說温師父尚未回哩情節明甚有鄭春和黃四叔家來定兒來邀在這里半日了西門慶即出門上轎左右跟隨逕往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們都躲過一边先伏只該日排長兩边站立不敢跪接妙寫得深淺俱出梳攏桂姐時不同在此鄭春與來定兒先通報去了應伯爵正和李三打双陸先神入又映安郎中听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及鄭愛月兒愛香兒戴着海獺臥兔兒一窩絲杭州繖打扮的花仙也似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

客位内西門慶分付不消吹打先是李伯喜樂細窃出私心遥对李三三黃四見畢礼数然後鄭家揚子出來拜見了遥对李三嫂說笑等情絶是愛月兒姊妹兩個磕頭正面安放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四與鄭家姊妹打橫玳安在傍稟問轎子在這里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都回去又分付琴童到家看你温師父來了拿黃馬接了來琴童應喏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纔來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來拜留飯之事說了一遍須臾鄭春拿上茶來愛香兒捧了一盞遞與伯爵愛月兒便遞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說我錯接只說你遞與我來白描都爲月兒起花愛月

兒道我遮與你沒修這樣福來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
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倒把客人不着在意裡愛月兒笑
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哩吃畢茶須臾四個唱西廂妓
女都出來與西門慶磕頭一一問了姓名西門慶對黃四
說等住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
揚子怕西門慶冷又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內添上許
多獸炭只見八個青衣圓社听見西門慶在鄭家吃酒走
來門首伺候探頭舒腦不敢進去有認得玳安的向玳安
打恭央及作成作成又與梳攏桂姐玳安悄七進來替他
時踢行頭不同
禀問被西門慶喝了一声號的衆人一溜烟走了與桂姐
兩七相

映却是不板却入暗
渡下文拿五人等情不一時收拾菓品案酒上來正面放
兩張桌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温秀才一席留下温
秀才坐位在左首傍边一席李三和黄四右边是他姊妹
二人端的餚堆異品花插金瓶鄭奉鄭春在傍彈唱纔遞
酒安席坐下只見温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袄
穿着処亦伏後意進門作揖四字妙絶不發一言是心中有病者伯爵道老先生何
來遲也留席久矣温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
適往敝同窓處會書來遲了一步隱七説出一書字來在疑似之間慌的
黄四一面安放鍾筯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上來
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四個妓女纔上來唱了一摺

游藝中原只見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裡使了吳會和媒梅送茶來了 摠是遙对桂姐看在桂兒家以及此處便知 原來吳銀兒就在鄭家後邊住止隔一條巷 所見西門慶在這裡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裡面吳惠蠟梅磕了頭說銀姐使我送茶來參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香茶西門慶道銀姐在家做甚麼哩蠟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即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倒使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歹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夥計了 活寫月兒伶俐便有二十分却是冷落桂姐 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

兩個原來是販毬的夥計趣道圖亦當合木矣温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声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西門與十弟兄金瓶梅月樓諸人與諸妓皆是同声同氣也同他做夥計亦是理之當然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都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然則西門伯爵道俊孩子我是老王八亦然也那咱和你媽相交你還在壯子裡說笑中間妓女又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叫上唱薦七的韓家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誰的女兒愛香兒說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在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經十三歲西門慶道這孩子到明日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一戲逸趣

又爲隔花

因令他上席遞酒黃四下湯下飯極盡慇懃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鬏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兒上穿白綾對衿袄兒粧花眉子下着紗綠潞紬裙羊皮金滾邊腳上墨青素段鞋兒一路粧梳嘉尽假妳笑嘻嘻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後與溫秀才等各位都道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來到就教我惹氣俺每是後娘養的只認的你參與他磕頭望着俺每只一拜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不饒你與接茶是一樣花樣愛月兒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你行頭不怎麽光一味好撇一面安座兒讓銀姐就在西門慶桌边坐下西

門慶見他戴着白縐髻問你戴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意又問個兒與娘戴孝一向了（銀瓶如此一結假母安慮如此）西門慶一聞與李瓶兒戴孝不覺滿心欢喜與他側席而坐兩個說話須臾湯飯上來爰月兒下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說我還沒見鄭媽哩（細）一面走到鞠子房內見了礼出來鞠子叫月姐讓銀姐坐只怕冷教了頭燒箇火籠來與銀姐烤手兒（映雪）隨即添換熱菜上來吳銀兒在傍只吃了半個點心呵了兩口湯放下筯兒和西門慶攀話道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每茶吳銀兒道那日俺每送了些粗茶倒教爹把人情罔了又多謝重礼教媳

惶恐的要不的昨日娘斷七我會下月姐和桂姐也要送
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覩女僧西門慶道斷七那日胡
亂請了几位女僧在家拜了拜纔親眷一個都沒請恐怕
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娘衆娘每都好
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作沒了娘到房裡孤七兒的
心中也想麼點如意却是捱兒語比桂姐與月娘不同西門慶道想是不消說
前日在書房中日日夢見他哭的我要不的吳銀兒道熱
突七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每說的知情話把俺每只
顧旱着不說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听俺每起身去罷
一路如慌的李三黃四連忙攔搘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
此起花

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上彈着火盆合着声兒唱了套中呂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雲之响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索落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來酧他一杯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仰着直舒着側臥着金鷄獨立隨我受用又一件野馬跳塲野狐抽絲猿猴献菓黃狗溺尿仙人指路哥隨他揀着要一部淫情此処一日錄奇絕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正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乱道的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鍾兒說我兒你每在我手裡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潑又是一揀起花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月見道你跪着月姨教我

打個嘴巴兒我總吃亦與桂姐不同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說與銀兒道一參我今日心裡不自在吃半盞兒罷是銀兒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寫月兒與桂姐不同黃四道二叔你不跪顯的不是趙人也罷跪着不打罷與隔花一戲時又自不同愛月兒道跪了也不打多只教我打兩箇嘴巴兒罷伯爵道温老先兒又照管你看着怪小淫婦兒只顧赶盡殺絕子是奈何不過眞個直撅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拈彩袖款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可敢無禮傷犯月姨了高声兒苔應你不苔應我也不吃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声道再不敢傷犯月姨了這愛月兒方連打了兩個嘴巴方總吃

那鍾酒、極力寫月兒却是爲上文與諸妓調笑一總結、伯爵起來道、好箇沒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兒我吃把一鍾酒都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賞你一鍾吃、于是滿滿斟上一杯、笑荃伯爵口裏只一灌、伯爵未潑反是月姐一灌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使促恰灌撒了我一身我老實說只這件衣服新穿了、纔頭一日兒就汚濁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點出新衣奇絕細笑了一回、各歸席上坐定、看看天晚掌燭上來、西門慶分付取個骰盆來、先讓温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生來、于是西門慶與銀兒用十二个骰兒、搶紅下边四个妓女拿着樂器彈唱、飲過一巡、吳銀兒却轉過來與温

玩不住醫搶紅愛香兒却求西門慶席上遞酒猜枚須臾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慶搶紅吳銀兒却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一路穿插飲酒交情生動之甚原來愛月兒旋往房中新粧打扮出來上着烟裡火廻紋錦对衿襖兒鵝黃杭絹黠翠縷金裙粧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燈下海獺臥兒越顯的粉濃濃雪白的臉兒眞是

芳姿麗質更妖嬈　秋水精神瑞雪標
白玉生香花解語　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見了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綠水潺湲廻一面起身後邊淨手

慌的搶子連忙叫了鬟點燈引到後邊解手出來愛月隨
即跟來何候寫出慣家盜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同到房中房
中又早月窓半啓銀燭高燒氣暖如春蘭麝馥郁于是脫
了上蓋止穿白綾道袍兩個在床上腿壓腿兒做一處先
是愛月兒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
一者銀兒在這里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
邇恐惹是非只是白日来和你坐坐罷了有癡兒夢在又說前
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了去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
止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凡三點
總見
傷心愛月道揀他不难只是要拿的着禁節兒便好了爪

仁都是我口裡一個七兒磕的說應花子倒摑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花子兩把摑去喃了好些只剩下沒多我吃了所爲痴心做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多謝爹的衣梅媽看見吃了一個兒欢喜的要不的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聒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裡嗆着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七吃了沒多几個兒連磕兒他老人家都收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一絲不乱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罐來你吃愛月又問爹連日會桂姐沒有入桂姐無痕西門慶道自從孝堂內到娘今誰見他來愛月兒

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爰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裡西門慶問甚麽話那爰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淩濶之諸可畏可畏若說了顯的姐姊每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一面摟着他脖子說道怪小油嘴兒甚麽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就是了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入來大叫一声你兩個好人兒撇了俺每走在這里說梯已話兒映山洞爰月兒道噯好個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猛可走來諕了人恁一跳西門慶罵怪狗才前边去罷丟的葵軒和銀姐在那里都往後頭來了這伯爵一屁股坐在床上說你拿的

脾來我且咬口兒我總去奇你兩個在這裡僂着介揚只是不睬分說向愛月兒袖口邊勒出那賽鵝脂雪白的手腕兒來誇道我兒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發髻髮的行貨子愛月兒道怪攮刀子的我不好罵出來被伯爵拉過來咬了一口走了與山洞一咬得老婆怪叫猫罵怪花子平白進來兒混人死了便叫桃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衙道子門關上愛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好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嘴祝麻子小張閑架兒子覓聶鉞兒踢行頭白回子向三日逐標着在他家行走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秦家玉芝兒打熱兩下裡使錢使沒

了將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點皮襖拿着他娘子兒一副金鐲子放在李桂姐家、弄了一個月歌錢西門慶听了口中罵道這小淫婦兒我恁分付你和這小廝纏他不听、还对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着我、爱月兒道、爹也沒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嘴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搂在懷裏說道我的兒有甚門路兒說與我知道、爱月兒道我說與爹、你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也休对他題、只怕走了風銀瓶終始映以月桂爭風都又不在月娘處寫而以月姐寫之是章法变動又為月娘留身分西門慶道你告我說、我傻了肯教人知道、鄭爱月道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四十岀生的好不嬌樣描

眉畫眼打扮的狐狸也似他兒子每日在院裏他專在家只尋對遇假托在姑七菴裡打齋但去就在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脚文嫂兒單管與他做牽頭只說好風月我說與參到明日遇他遇兒也不难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娘子兒今纔十九歲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上書般標致双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死爲他也上了兩三遭吊救下來了參难得先刮剌上了他娘不愁媳婦兒不是你的遂及于此月如西門之怨無論如王三官豈不爲哉當下被他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心邪意乱接着粉頭說我的親七你怎的曉的就連愛明兒就不說常在他家唱

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某處會過一面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調那人是誰莫不是大街坊張大戶姪兒張二官兒順手牽羊郎出愛月兒道那張懋德兒好吝的貨麻着個臉彈子窓縫兩個眼可不何矜殺我罷了只好薛家百家奴兒接他寫出急伶俐一个月兒來桂姐常喚銀兒認女矣而銀兒終不能奈何他月兒千供唱時一見桂姐即百計以破之月兒亦有心人哉西門慶道我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原是梳籠我的一個南人他一年來此僦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裡边歇不的一兩夜倒只在外边常和人家偷猫逃狗幹此勾當西門慶听了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欢喜說道兒你既貼

戀我心我每月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使了
了我遇閒就來愛月兒道爹你若有我心時甚麼三十
二十兩隨着掠几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待留人只是伺
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說
畢與梳攏桂姐一結兩個上牀交歡牀上鋪的被褥約一尺高愛
月道爹脫衣裳不脫西門慶道咱連衣耍七罷只怕他們
前边等咱一面扯過枕頭來粉頭解去下衣仰臥枕畔西
門慶把他兩隻小小金蓮扛在肩上解開藍綾褲子那話
使上托子但見花心輕折柳腰款擺正是

花嫩不禁蹂　春風卒未休

花心猶未足　　厮比情無極
低比喚粉郎　　春宵樂未央
兩個交欢良久至精欲洩之際西門慶幹的氣喘吁比
頭嬌声不絕鬢雲拖枕滿口只教親達比慢着些兒少頃
樂極情濃一泄如注雲收雨散各整衣理容淨了手同携
手來到席上吳銀兒和愛香兒正與葵軒伯爵鄭色猜枚
筹交錯耍在熱鬧處衆人見西門慶進入俱立起身來
請坐伯爵道你也下般的把俺每丟在這里你纔出來拿
酒兒且扶比頭着西門慶道俺每說句話兒有甚朋勾當
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梯已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鍾

斟上暖酒衆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玳安
在傍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夸了個嘴兒與他那玳安連
忙分付排軍打起灯籠外邊伺候西門慶也不坐陪衆人
執杯立飲分付四箇妓女你再唱箇一見嬌羞我听那韓
愁消兒拿起琵琶來款放嬌声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兩意雲情兩意投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
嬈一捻溫柔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裏秋波溜記在
心頭心頭未審何時成就林太太出矣

唱了一箇吳銀兒遞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遞伯爵愛月兒
奉温秀才李智黄四都斟上四妓女又唱了一個吃畢衆

人又彼此交換遞了兩轉妓女又唱了兩箇唱畢都飲過
一段文與上对西門慶就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
遞酒作一大小十一包賞賜來四个妓女每人三錢廚役賞了五錢
吳惠鄭春鄭奉每人三錢攏撮打茶的每人二錢了頭桃
花兒也與了他三錢俱磕頭謝了黃四再三不肯放道應
二叔你老人家說声天還早哩老爹大坐七也盡小人之
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你也留留兒愛月兒道我留
他七決不肯坐西門慶道你每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
向黃四作揖道生受打攪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
餞又不肯久坐還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三个唱的都磕頭

說道爹到家多頂上大娘和衆娘們俺每問了會了銀姐
往宅內看七大娘去西門慶道你每問了去坐上一日來
一面掌起灯籠西門慶下臺矶鄭家揚子迎着道萬福說
道老爹大坐同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西不美口還有
一道米飯兒去曾上哩 潤與李西門慶道勾了我明日還
要起早衙門中有勾當應二哥他沒事教他大坐同兒罷
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彼黃四使力攔住說道我的二爺
你若去了就沒起死了伯爵道不是你休攔我你把温老
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等你好漢又是一等住法那温秀才奪門
就走彼黃家小廝來安兒攔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

因問琴童兒温師父有頭巾在這里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盡童兒看着哩西門慶向温秀才道既有頭巾也罷老先兒你再陪應二哥坐坐我先去罷于是都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慶手兒悄悄的揑了一把妙說道我說的話爹你在心些法不傳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愛月兒又叫鄭春你送老爹到家又对桂姐結交西門慶纔上轎去了吳銀兒就在門首作辭了衆人并鄭家姐兒兩箇吳惠打着灯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見了那个流人兒好歹休要說言下便見月兒二分用心在桂姐吳銀兒道我知道衆人回至席上重添歌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娛樂飲直要了三更方

散黃四擺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不在話下當日
西門慶坐轎子兩箇排軍打着一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
家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夏提刑差荅應的來請西門慶
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來家吃了飯早
是沈姨夫差大官沈定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段子舖
煮飯做火頭名喚刘包。。。。。榴已成包秋光已老眼見雪
梅相妳無復桂月爭輝矣西門
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
安在傍边站立大書西門慶便問道温師父昨日多咱來
的玳安道小的舖子裡睡了好一回只听見畫童兒打对
過門那咱有三更時分纔來了今早問温師父倒沒酒應

二爹醉了睡了一地月姨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慶听了哈七笑了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里住你尋了他來对門房子裡見我七和他說話玳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日會春梅地後西門慶道你問了他快去玳安走到鋪子裡問陳敬濟敬濟道問他做甚麼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巷進去牛中腰裡是蜂有个發放巡捕的廳兒蜂衙对門有个石橋兒轉過石橋兒东首第三者个姑上菴兒傍边有个小衙衙兒進小衙衙往西走第三家豆腐鋪隔壁上坡兒有双扇紅

对門兒的就是他家、後窗戶隐爲蜂衙一描你只叫文媽他就出來荅應你、玳安听了說道再沒有小炉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一浪蕩你再說一遍我听只怕我忘了那陳敬濟又說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騎上打了一鞭那馬跑蹄跳躍一直去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同仁橋牌坊縣王家巷進去果然中間有個巡捕厰兒对門亦是座破石橋兒裡首半截紅墻是大悲菴兒往西小衙衙上坡挑着个豆腐牌兒門首只見一个媽七晒馬糞映清縣玳安在馬上就問老媽七這里有个說媒的文嫂兒那媽七道這隔壁对門兒就是玳安到他

門首果然是兩扇紅对門兒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叫道文嫂在家不在識見他兒子文證開了門問道是那里來的珙安道我是縣門前提刑西門老爹家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證所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裡來的便讓家裡坐珙安把馬拴住進入裡面見上面供養着刑市紙有几个人在那里等進香帳哩半日拿了鍾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珙安道驢子見在家裡如何推不在側身逕往後走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几个道媽七子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个不是文嫂就回我不在家文嫂笑哈七與珙安道了个

萬福說道累哥哥到家同声我今回家裡會茶不知老爹
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去罷[illegible]道只分付我來尋你
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你在這咭溜搭剌兒裡住教我抓尋
了个小發昏文嫂兒道他老人家這幾年買使女說媒用
花兒自有老馮和薛嫂兒王媽媽子走跳將諸媒人一總
味稀罕俺每今日忽剌八又令鍋中豈兒爆我待着你六
娘沒了已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要補你六娘的窩兒
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里俺爹自有話和你說文嫂兒
道既如此哥哥你畧坐坐兒等我打發會茶人去了同你
去罷玳安道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裡火發分付了又分付

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还要往府裡羅同知老爹家吃酒去哩、文嫂道也罷、等我拿點心你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罷、文嫂因問你大姐生了孩兒沒有、映前嫁大姐玳安道還不曾見哩、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慢走、玳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驢子、怎不備上騎、文嫂兒道我那討個驢子來、那驢子是隔壁壹腐鋪裡的、借俺院兒裡喂喂兒、你就當我的、玳安道我記的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兒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了頭、打官司、把舊房兒也賣了、还說驢子哩、玳安道房子到不打緊、且留着那驢子和你

早晚做伴兒也罷了、別的罷了、我見他常時落下來好
大鞭子、蜂蝶相遇回、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子、短壽命、老娘
應一番戲謔、文嫂兒側着耳躲听、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嘴
還只當好話兒、滑舌的、到明日還教我尋親事哩、玳安道、我的馬走的快
你步行、赤道挨磨到多咱晚、不惹的參說你也、上馬咱兩
箇疊騎着罷、一蝶文嫂兒道、怪小短命兒、我又不是你影
人總
身的、街上人看着、怪刺刺的、玳安道、再不、你倩豈腐鋪裡
驢子騎了去、到那里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
還是話、媒人生法、一面教文禮將驢子備了、帶上眼紗騎
上、玳安與他同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正是

宝玉来中宅處回西往運行向施真

[illegible]施一面 文緩 可處 [illegible]

施上帶了施文緩面一 是 往 [illegible]

[illegible]施文 施 [illegible]了是施施 [illegible]了施于

[illegible]施文了是施施 [illegible]了施于

[illegible]施不再運定 [illegible]的 [illegible]制 [illegible]看 [illegible]入上行向

[illegible]施不 [illegible]運 [illegible]定 [illegible]施

第六十九回

此回特與金蓮出身處說報應則西門之因果不問可知矣金蓮是良

夫李桂兒西門之表子也乃王三官私之其氣固不必言今忽得一人指引即無林氏已有差人拿訪之勢況乎林氏嗔之爲一舉而兩得乎此西門一生快意事也夫快意至此其爲願已足宜乎死期迫之矣

林太太之教養家風乃一入門一对聯寫出之眞是一針見血之筆

月兒寵而李桂姐疎又遥與薛兒金蓮相映
林氏以告引誘三官之人為由以通西門然則三官
賣了母林氏又賣了子也西門之假子自應此等人
做
西門逼林氏使不先壓倒王三官則必不能再調且
必不能林氏請過去西門請過來今看他止借林氏
借話便一過又王三官求情則三官不折自倒而一
在林氏與西門停眠整宿矣齊家必先修身信然
未寫與桂姐疎淡却是月兒告西門引入林氏之本
意西門在其局中矣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謁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

詞曰

香烟裊羅幃錦帳風光好風光好金釵斜鬢鳳顛
鸞倒　恍疑身在蓬萊島邂逅相逢緣不小緣不
小最開懷處蛾眉淡掃

右調憶秦娥

話說玳安同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裡進去
稟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温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
來小客位內坐下玳安道文嫂兒叫了來在外邊伺候西

門慶卽令叫他進來那文嫂悄上掀開暖簾進入裡面向
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
有西門慶道你如今搬在那里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
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
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
傍边西門慶令左右都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
外伺候只玳安見影在簾兒外边听又大書蝶使西門慶因問
你常在那几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
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都相熟說出許多却不
是這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昭宣府裡不認的文嫂道是小

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當照顧我的花翠、使道三娘說出西門慶道你既相好、我有搀事兒央及你、休要阻了我向袖內取出五兩一定銀子與他、悄七和他說、如此這般你怎的尋個方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里、太太下從未連吊在那里四字、太七不堪我會他會見我还謝你、那文嫂听了、哈七笑道、是誰對爹說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時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得不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猪、三十五岀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像三十岀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太七有營生奇矣、營好不幹的細密、就是往那里去、許多伴當跟隨、逕路兒來逕路兒去三老

爹在外爲人做人爲人做人人如此可嘆他怎在人家落脚這個人傳的訛了倒是他家裡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还許若是小媳婦那裡窄門窄戶敢招惹這個事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对太上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便是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还另外賞几個紬段你穿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有也怎的上人着眼覷就是福星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上對太太說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妙我這裡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裡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廝去了文嫂

這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計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你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猢猻兒隔墻掠篩箕还不知仰着合着哩一轍蝶使于是出門騎上驴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温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冠冕着同往府裡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裡吃酒去了直到掌灯已後纔來家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五兩銀子到家欢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細至後晌時分走到王宣府宅裡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這兩日不來看我我文嫂便把家中會茶赶臘月要往

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卽以此大利口可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兒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經帶進香去罷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了、一面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又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裡边歇哩、逐日搭着這夥喬人、只賬花臥柳把花枝般媳婦兒去在房裡通不顧如何是好文嫂又問三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裡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就打散了這夥人三爹收心也再不進院去了、漸七說入矣太太容

小媳婦便敢說不容便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道
兒我不依你來補出不堪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
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
放官吏債開四五處舖面段子舖生藥舖紬絹舖紙線舖
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鞍
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衛
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
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此處將西門身邊除了財勢一總
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與他爲繼室只
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

不下数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霄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藥養過慣調風情又將色字一總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踘打毬無所不曉諸子百家折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相基非淺罵盡又見三爹在武學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曾會過不好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誕在邇又四海納賢藉蘊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个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太太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浼他把這千人斷開了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戶

又說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糢乱情意已開
妙甚便向文嫂兒計較道計較妙人生面不熟怎好遽然相見文
嫂道不打緊等我对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浼他要到提
刑院遞狀告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請老爹來私下先會
一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
等候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走來西門
慶宅內西門慶正在对門書院內坐的忽玳安報文嫂來
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令左右放下簾兒良久文嫂
進入裡面磕了頭玳安知局就走出來了走的又妙文嫂
活是蠓使便把怎的說念林氏誇奬老爹人品家道怎樣結識官開

又怎的仗義疎財、風流博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三參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爲緣暗中相會西門慶听了滿心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紬段賞他交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街上人靜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一笑後他後門傍門二有个住房的段媽匕故用段媽匕也斷林入路之處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拜辭出門又同林氏話去了寫出蜂媒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歌一宿無話已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

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叫了
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几杯酒約掌灯上來就逃席走出
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廝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
色朦朧有月兒在然則月兒蓋十九日之月上遲而落速也帶着眼紗縣大街來過
逕穿到扁食巷王昭宣府後門來那時絶上灯一回街上
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把馬勒住後門令玳
安先彈段媽七家門原來這媽七就住着王招宣家後房
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後門開門閉戶但有入港
在他家落脚做窩文嫂在他屋裡听見彈門彈門連忙開門
開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裡後門等的西門慶下了

馬除去眼紗兒引進來分付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又插細一筆）對門西首房詹下那裡等候玳安便在跟媽匕屋裡存身、路寫得隱僻之至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閉了、後門六上了拴、繇夾道進內、來道轉過一層羣房、羣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边一座便門閉着、便門却是三官娘子住者這文嫂輕敲匕門環兒原來有個所頭少頃見一了鬟出來開了双扉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只見裡面灯燭炎炎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潁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可憐）穿着大紅團袖蟒衣玉帶虎皮校椅坐着观看兵

（可憐）閻王之像只是髯再髯短些（可憐）

筆迎門朱紅匾上寫

看節義堂三字二兩壁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祖宗之心
如此可
憐可嘆報國勳功並斗山三筆用三大筆突然寫來西門
慶正觀看之間只听得門簾上鈴兒响細極是市井暴發
人初至勳銘家者
景像文嫂從裡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
老太七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剛纔這過
太七知道了不想林氏悄七從房門簾裡望外观看先看見
西門慶身材凛七一表人物頭戴白段忠靖冠又映
瓶兒貂鼠
暖耳身穿紫羊絨鶴氅脚下粉底皂靴就是個

富而多詐奸邪輩　壓善欺良酒色徒

林氏一見滿心歡喜因悄七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

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没了不
多些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人兒他老人家你
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鶴鶉也是個快闊的這婆娘听了越
發欢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出婦人道我羞荅ㄦ怎好
出去請他進來見罷進來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
太請老爹房内拜見哩子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入房中
但見簾幙垂紅毡毯鋪地麝蘭香霭氣暖如春綉榻則斗
帳雲横錦屏則軒轅月映寫尽房中不是西門家市井氣婦人頭上戴着
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寛袖襖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
裙子鶴氅大紅宮錦寛襴裙子老鶴白綾高底鞋兒就是

留綺閣中好色的嬌娘深閨内施毬的菩薩有詩爲証

雲濃脂膩黛痕長　　道步輕移蘭麝香
醉後情深歸綉帳　　始知太太不尋常

西門慶一見便躬身施礼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大人免礼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叙礼相还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往下边椅背旁沿斜傍相陪文嫂又早把前边儀門閉上了儀門上再無一個僕人在後边三公子那边角門也閉了角門閉了一路寫一個小子叢名與美蓉拿茶上來林氏門戶緊疎之甚陪西門慶吃了茶文嫂就在傍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執掌

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庄事兒未知老爹可依
允不依開場未有央人猜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
請來內室央者分付林氏道郎用林氏接說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招
宜不幸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
曾考襲如今雖人武學肄業年幼失學外邊有几個好詐
不良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飄酒把家事都失了几次欲
待要往公門訴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名節自說今妙
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伺遞狀一般望乞大
人千萬留情把這千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
專習功名以承先業實出大人再造之恩感身感激不淺

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話家乃世代纓纓先朝將相令郎既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听信遊食所哄留連花酒實出少年所為太太既分付學生到衙門裡即時把這干人處分懲治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听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一句合攏說話之間彼此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嫂放桌兒擺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送礼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整備薄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于是斟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

釀玉盞貯雀餚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道我當先
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說道老爹且不消遞太
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礼來與太太
祝壽就是了便引入西門慶道阿呀早時你說今日是初
九差矣日我在下已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
敢動勞大人須與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美味雀餚傍邊
銀燈高燭下邊金爐添火交杯一盞行令猜枚笑兩個害
羞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潮上促席而坐言頗涉邪把手捏腕

之際挨肩擦膀之間初時戲搂粉項婦人則笑而不言次
後款啓朱唇、反是婦人啓唇、西門慶則舌吐其口、嗚咂有声笑語
密切婦人於是自捲房門、解衣髮、亂微開錦帳、輕展綉衾、
鴛枕橫牀、風香薰被、相挨玉体、抱搂酥胸、一路用錦綉語、是褻狎意象也
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家中帶了淫器包在身边、又
服了梵僧藥、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反是婦人先摸、西門慶亦摸
其牝戶、彼此欢欣情興如火展猿臂不動蜂狂蹺玉
腿那个羞雲怯雨正是

縱橫慣使風流陣、那管牀頭墮玉釵

西門慶當下竭乎生本重將婦人儘力盤桓了一場、造孽

當依力纏至更深天氣方纔精泄婦人則髮乱釵横花嬌二字
柳困四字不堪兩个並頭交股摟抱片時起來穿衣婦人款剔銀灯開了房門照鏡整容呼丫鬟捧水淨手復飲香醪再劝美酌三杯之後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繳角門繳後呼喚琥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声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所叫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分付如比這般王招宣府裡三公子看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

何人家行走即查訪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親再三央人來对我說倒不關他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本偶如此必該治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當日即查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實念小張閒聶欽兒向三千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姐秦玉芝兒并老孫祝實念名字都抹了分付這小張閒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裡來

衆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听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賜行頭可知上同一喝之妙都埋伏在房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賜聶鉞于寬白田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實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王三官藏在李桂姐床底下不敢出來又是了二桂姐一家謊的捏兩把冷汗更不知是那裡的人亂央人打听實信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來李家揚子又恐怕東京下來拿人到五更時分擁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衙級綁捕把小張問等拿在听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辰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陞廳兩边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

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响声震天哀號慟地西門
慶嘱付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調
風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姑從輕責你這几下兒再若犯
在我手裡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扒下去衆
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放事畢退所吃
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里書來說衙
門中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夏龍溪一切事
又在嘿約之間今日會
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濮慶府同僚林蒼峯那里特與書
又爲林氏老景一揣打听打听消息去他那里臨京近西門慶道長
官所見甚明即喚走差的上來分付與你五錢銀子盤纏

即拿俺兩個拜帖到懷慶府提刑林于戶老爹那裡打听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曾務要打听的實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到司房結束行裝請了匹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纔起身回家都說小張閒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思想更不料今日受這場虧是那里藥線互相埋怨小張閒道莫不還是東京那里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里消息怎肯輕饒素放常言說得好垂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鉄見一口就說道你每都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已定是西門宮府和二宮兒上氣嗔請他表子故拿俺每煞氣正是

龍鬪虎傷苦了小猪小張開道列位倒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每頂缸子覓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開道怎的不拿老婆再鉄道兩個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表子他肯拿來也休怪人是俺每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裡經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見出情弊來了如今往李桂姐家尋王三官夫白爲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不成便罷了就問他要几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于是逕入拘攔見李桂姐家門閉的鉄桶相似如

頭隔門問是誰小張閑道是俺每尋三官兒說話了頭回說如他從那日半夜就回家去了不在這裡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招宣府內逕入他客位裡坐下王三官所見衆人來尋他諕得躲在房裡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廝永定兒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家了往那里去了叫不將來千寬道實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裡夢裡剛經提刑院打了俺每把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攙起腿來與永定賺教他進裡面去說為你打俺每有話要緊一個上都倘在牀上聲疼叫喊如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

兒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婦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來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得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每畧等他等委的在庄上不在家了我這裡使小廝叫他去小張閑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這個癩子終要出膿只顧膿着不是事俺每爲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剛纔老爹分付押出俺每來要他上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听言連忙使小廝拿出茶來與衆人吃王三官號的兒也似逼他娘尋人情可笑直到至急之處林氏方纔說道文嫂他只認的提刑西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在他

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認的西門提刑也罷快使小廝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上也不肯來淫婦可恨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礼兒便了林氏便使玉定兒悄上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口一声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歹說個人情救我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嬌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這几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媽你救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几個人在前边只要出官我怎去

得文嫂只把眼看他娘妳画他娘道也罷你便替他說上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冠着等我在傍再說管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央免他等我領你親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見今他衆人在前边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难处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上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後門又出西門從此入三官家三官依從此至西門家奇絕他就便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出前厥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每本等三叔往庄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每畧坐上兒吃

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道
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何屬大家只要曾了事上
司差派不繇自已有了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衆人
听了一齊道还是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說個句
有南北的話兒俺每也不急的要不的執殺法兒只回不
在家莫不俺每自做出來的事你恁帶累俺每吃官捧上
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大替你不成卿等正爲替吃酒肉
惹出文媽你是曉道理的你出來俺每还透個路兒與你
禍來你破些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七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
每這事情也要消繳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

了文嫂兒道哥每說的是你每畧坐坐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每你每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人都道還是我的文媽知人苦辣不瞞文媽說俺每從衙門裡打出來黃湯兒也沒曾嚐着哩這文嫂走到後邊一力撺掇打了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猪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邊大酒大肉吃着這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七從後門出來（後門二）步行徑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纔在廳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話說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累你替他稟稟去連忙問王

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兒方進去替他稟知
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晚生卜宋頓首
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回了回話然後纔開大廳簾子門
畫使小廝請王三官進去西門慶頭戴忠靖冠身穿緋
迎接見王三官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褻衣
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寫出矜人之態慌的王三官向前攔
住道尊伯尊便小姪敢來拜瀆豈敢動勞至所內王三官
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
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姪有罪在身欠仰欠
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小

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來受了兩
禮西門慶讓坐王三官又讓了一回然後挪座兒斜簽坐
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向西門慶說道小姪有一事不敢
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座跪下被西
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有甚話但說何害王三官就說
小姪不才誠爲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派之臣寬
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耻免令出官則小姪垂死之日
實再生之幸也啣結圖報惶恐惶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
面有小張開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裡
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他說

老伯衙門中責罰了他押出他來還要小姪見官在家百般辱罵喧嚷索詐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拾訴特來老伯這裡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此理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那里去攪擾把礼帖还與王三官收了道賢契請回我且不留你坐如今就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姪容當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藝服不好送的畫那王三官自出門还帶上眼紗小廝跟隨去了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分付休要驚動他我這里差人拿去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

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排軍走到王招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裡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由分說都拿了帶上帽子諕得衆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幹的好事把俺每穩住在家倒把鋤頭反弄俺每來了那個節級排軍罵道你這廝還胡說當的甚麽各人到老爹跟前哀告討你那命是正經小張閒道大爺教導的是可嘆不一時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并平安兒都張着手兒要錢可嘆絕替他稟衆人不免脫下褶兒并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纔說進去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所前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你你如

何指稱我衙門往他家詐去實說詐了多少錢若不說
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實拶起來當下只說了声那左右
排軍登時拿了五六把新拶子來伺候小張閻等只顧叩
頭哀告道小的每並沒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
來对他說声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們小的每並
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些光棍
設騙良家子弟白要錢深為可恨既不肯實供都與我
帶了衙門裡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衆人一齊哀
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每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
了休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裡去冬寒時月小的每都是死

救西門慶道我把你這起光棍饒出你去都要洗心革
務要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
拿到我衙門里來都活打死了喝令扠出去衆人得了個
性命往外飛跑正是

敲碎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西門慶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是那個王三
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
船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
十兩銀子教他包着眞道一向只哄着我心事暢然而來不想有
個底脚裏人兒又告我說教我差幹事的拏了這千人到

衙門裏都來打了不想這千人又到他家裡嚷賴指望要
許他几兩銀子只說衙門中要他七從沒見官慌了央文
嫂兒拿五十兩礼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那起人又
拿了來扎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人家倒運偏生這樣不
肖子弟出來作者做林氏三官本意你家祖父何等根基又做招宦
你又見人武學放着那名兒不幹家中去着花枝般媳婦
兒不去理論卿如何知又與審幹一樣漏空白日黑夜只跟着這賊
光棍在院裏嫖等今年不上二十些年小小兒的通不成
器月娘道你乳老鴉笑話猪兒足原來灯臺不照自己
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裡水無所不爲清潔了些甚麼兒

还要禁人几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
吃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分付請書房裡坐我就
來王經連忙開了廂上書房門伯爵進裏面坐了良久西
門慶出來声喏畢就坐在炕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
日在謝二哥家怎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我連日有勾當
又考察在迩差人東京打听消息我比你每閒人兒伯爵
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有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
亦有心伯爵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把小張閒他每五
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裡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
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裡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招

宣府纔王三官去了怎的还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才誰对你說來你敢錯听了敢不是我衙門裡妙敢是周守備府裡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裡管這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京中提人反問妙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对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謊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謊的睡倒了還沒曾起炕兒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听方知是提刑院拿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門並沒知道李桂兒既賭過誓不接他隨他拿乱去又害怕睡倒怎的妙如見其面如聞其声伯爵見西門慶迸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一句是伯爵後日頂心定評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

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捕衙門有个走
說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駿戦使李桂兒家中害怕
知道哥的手段若都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都沒趣
了事情許一不許二爲自己地也 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
也有几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
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眞人不露相露相
不眞人若明逞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
的多 總是奉承 几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
却帶怯意
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已定还有底脚裡人兒对哥說
怎得知道這等切端的有鬼神不測之机西門慶道傻狗

才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
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麽當初幹事的打
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并李桂兒秦玉芝名
字都抹了只拿几個光棍來打了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
纏他西門慶道我實和你說罷他指望詐他几兩銀子
不想剛纔王三官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
我又差人把那几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衆人再三哀告
說丹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声称我是老伯拿
了五十兩礼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
致謝我去伯爵笑驚道有何可驚見招宣府不容易如此他真個他來和哥

陪來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寫其喜極那王經向房子裡取出拜帖上面寫着眷晚生王宋頓首百拜伯爵見了極口稱贊道哥的所筭神妙不測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每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机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裡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見他一面叫將門上人來都分付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家十兄弟又冷去二个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月兒本意就疎淡了正是

意本曲留於李叫不也
復正了經歐說原月
堤中家走朗上姐往李趙不此經慶門西个二告公
在不願各只八一他皇也了什分都來八上門總件面一
也見不也我來說他慶門西這到定我能只來湘慶
于床將來那上的只聽走我晉更伯染了座回一
了坐鄧他非定我不此程聽我這聽伯這和不我
路只座他晉若你晉伯什分慶門西不此神差所的
日推座了見晉伯年百更來王告座春高面
回座了座百更來王告座春高面

甚矣夫作書者必大不得于時勢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國家何以見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歷叙運艮峯之嘗無謂諸奸臣之貪位慕祿以一發胸中之恨也

又入何太監何求寿見何者不可苟延歲月而必以財色速之也夏延齡何求寿又特爲西門下針砭也夏延齡實始終金蓮者也蓋言蓮花于夏而龍溪有水可以栽蓮今夏已去而河空流雖故趾猶存韶光不是眼見芳菲全歇惟殘枝敗葉搖漾秋風支持霜

雪耳故賁四嫂必姓葉而帶水以戰情郎且東京一回之後惟踏雪訪月而葉落空林景物蕭條是又有賁四嫂林太太等事也此處于瓶兒新死即寫夏大人之去言金蓮之不久也用筆如此早瞞過千古看官我今日觀之乃知是一部羣芳譜之寓言耳

接連二本又與曾御史與蔡京本相映

太監引酌又幾乎排擠翟管家矣看其用筆處自見此回寫一太尉來叙衆官止寫金貂滿紙却不一犯手重複又止寫滿紙奸險不堪入目之態宋末固應如此寫出太尉獨謝何永壽之礼則太監之勢可知

劉西門附大監之柴文可知總是以客形主也
寫西門自加官至此深淺皆見又熱鬧已極蓋市井
至此其福已不足當之矣
此回寫諸官員真有花團錦簇之妙

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參太尉

詩曰

帝日簡才能、旌賢在股肱、
文章体一変、礼樂道逾弘、
芸閣英華入、賓門鵷鷺登、
恩筵過所望、聖澤實超恒、

○寫○月○兒○搖○爲○此○一○句○今○後○有○月○無○花○矣○其○冷○笋○何○如○

話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却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戶処、打听消息、林千戶將陞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當所夏

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視本衛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畧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厥考覈以昭劝懲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各按次格從公舉劾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太尉朱題前事遵奉舊例委的本官殫力致忠公于考覈皆出聞見之實而無偏執之私足以厥人心而孚公議無容臣等再

嗥但恩成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体照例
行等因續奉欽依擬行
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
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令理齊刑而績有政聲宜加獎
勵以冀甄陞可儆鹵簿之選者也貼刑副千戶西門慶
才幹有爲精察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
而臺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不索何処入來司法令而
齊民果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千戶所
正千戶林承勳年清優學占籍武科繼祖戚抱負不凡
提刑獄詳明有法可加奬勵簡任者也虛陪一副千戶
八妙

謝恩年齒既殘昔在行伍猶有可觀今任理刑罹軟尤甚宜罷黜革任者也去者反謝恩可痛可痛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陞指揮管鹽簿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如畫于是又展開工部工案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屬京天咨看癘熯乞矜恩俯加渥典以蘇民困以廣聖澤事竊奉

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黃安良嶽以承天眷朕心嘉悅你每既效有勤勞副朕事道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勘明白着行蠲免今歲田租之

半所毀損闡着部裡差官會同巡撫御史即行修理完
日还差内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葵京李邦彦王煒鄭居
中高俅輔弼朕躬直贊内庭勳劳茂著京加太師邦彦
加柱國太子太師王煒太傅鄭居中高俅太保各賞銀
五十兩四表礼葵京还蔭一子爲殿中監国師林灵素
佐國宣化遠致神運北伐謀畧實與天通加封忠孝伯
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内賜號玉眞教主
加淵澄神妙廣德眞人金門羽客達灵神妙先生朱勔
黄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嘉勔加太傅兼太子太傅經
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各蔭一子爲金吾衛

正干戶內侍李彥一陪孟昌齡二員祥三陪何沂主藍從願四陪又是藍氏之着直延福五位宮近侍各賜蟒衣玉叔然則亦主也帶仍蔭弟姪一人爲副干戶俱見在宮事礼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尚書林攄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段二表礼以上京戚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陞工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蒙陞太常正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御史尹天諒宋喬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祇迎神運干戶魏承勳徐相楊延珮司鳳儀趙友蘭扶天澤西門慶此一人主也田九皐等各陞

一級外、内衙宋推等、営將王佑等、俱各賞銀十兩、所
官薛顯忠等、各賞銀五兩、枝尉昌王等、以上内、絹二疋、
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回家、後晌時分、有王三官差
永定同文婢拿請書十一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少
門具
磬謝私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欢喜、以為其妻指日在于
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衙經歷司差人行照會、
晓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赴冬節見朝謝恩、毋
得違悞、取罪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各
人到家即收拾行裝、備辦禮見禮物、約早晚起程、西門慶

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他回王三官我今日不得來赴席要上京見朝謝恩去文嫂連忙去回王三官道既是老爺有事容回來慥誠具請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來分付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匹小馬打點鞍裝轎馬排軍抬扛詳夏提刑便是夏壽跟隨畧兩家共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趲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已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正是

意急款搖青帳幕　心忙敲碎紫絲鞭

話說一日到了京進得萬壽門西門慶主意要往擬回寺下點火相夏提刑不肯堅執要往他親眷崔中書家拔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即出迎接至廳敘礼相見典夏提刑道及寒温契闊之情坐下茶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朴名閑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遯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称盛德全仗扶持同心協恭莫此為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為堂尊受益恒多不勝感激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称呼便不見相知

了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是名分使然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分付童僕放桌擺飯無非是菓酌餚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家宿歇不題一段下回到次日各備礼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門見那日太師在內閣还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稟進去翟管家見了即出來相見讓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先見畢然後西門慶敘礼彼此道及往还酬答之意各分賓位坐下[illegible]刑先遞上礼帖兩疋雲南金段兩疋色段翟管家是十[illegible]錢子西門慶礼帖

上是一疋大紅絨綵弊一疋立色粧花斗牛補子員領
疋京段另外悌已送翟管家一疋黑綠雲絨三十兩銀子
翟謙分付左右把老爺祇都收進府中去上簿籍一段太師府
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夏提刑的
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礼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
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飯說道今日聖上奉艮嶽新蓋上
清宝籙宮奉安牌扁該老爺主祭直到午後纔散到家同
李爺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悞了
你每勾當遇老爺閑等我替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門慶道
蒙親家費心看他以下呼親家一翟謙因問親家那里住二西門慶

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歇說了不一時安放桌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就要告辭起身翟謙款留令左右又筵上一杯西門慶因問親家三俺每几時見朝翟謙道親家四你同不得夏大人親熱夏大人如今是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衛新陞的副千戶何太監姪兒何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劄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聽了一声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五只怕我還要等冬至郊天回來見朝翟謙道親家六你等不的冬至

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还要排慶成宴你每怎等的不如你今日先往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劄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七指教何以爲報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淨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說親家前日我的書上八那等說大凡事要謹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親家如何对夏大人說了九教他央了林眞人帖子來林千戶線也立逼着朱太尉來对老爺說要將他情愿不管鹵簿仍以指揮職卿在任所掌刑三年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妾妃刘娘七的分上使也傳旨出來親对老爺和朱

太尉說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难不是我再三在老爺跟前維持回倒林真人把親家十不撐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說道多承親家十盛情我並不曾对一人說此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机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西門慶千恩萬謝一段翟管家與夏提刑作辞出門來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名次日同夏提刑見朝青衣冠帶正在午門前謝恩出來剛轉過西關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老爺賁四問道你是那里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監何公

公來請老爹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袍衣頭戴三山帽脚下粉底皂靴從御街定声叫道西門大人請了看他呼大人西門慶遂與夏提刑分別被這大監用手一把拉在傍边一所直房內相見作揖慌的西門慶倒身还礼不迭這太監說道大人二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匠作監太監何沂見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七位下近侍昨日內工完了蒙萬歲爺七恩典將姪兒何永壽陞受金吾衛副千戶見在貴処提刑所理刑管事與老大人作同僚三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太監學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礼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于

是叙礼畢讓坐家人捧茶來吃了茶畢就揭桌盒蓋兒桌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筯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盃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四天氣寒冷拿個小盞來沒甚餚饌褻瀆大人五且吃個頭腦兒罷西門慶道不當厚擾何太監于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承老太監所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还要見官拜部若吃得面紅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盞兒溫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六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導西門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体自然福至心灵何太監道大人好說常

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只識的一腿是太監話恐有不到處大人好歹說與他七 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來奉拜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双獅馬臺就是亦問大人下處八在那里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適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九他还等着你一答兒引奏好領劄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分付學生知道一段何太監于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一段兵部比及到本衙恭見

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劄付又拜經歷司并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一段本衛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參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礼擇日南衙到任剛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讓他先上馬夏延齡那里肯走要同行西門慶赶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泉你我同僚在先爲何如此称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理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还山東去了宝眷几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边房舍無人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边权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还望長官早晚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報謝即接入

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共出若干夏延齡道
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的後邊又蓋了一層使了
二百兩如今賣原價也罷了二人歸到崔宅來寫夏公王經向
前票說新陞何老爹來拜下馬到所小的同部中還未來
家何老爹說多拜上夏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又差
人送了兩疋金段來宛紅帖兒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
具段帕二端奉引贊敬寅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何夏二
西門慶也西門慶看見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補
員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連忙往何家回拜去到于所上何
于戶忙出來迎接乌紗皂履年紀不上二十些生的面如

傳粉唇若塗朱有盖氏在內趙下堦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二人到所上敘礼西門慶令玳安捧上贄見之礼拜下去說道適承光顧兼領厚儀又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上值房賜饌感德不尽何千戶忙還礼說學生叨受微職忝與長官同例早晚得領教益實爲三生有幸適間進拜不遇又承垂顧蓬蓽光生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椅兒分賓主坐下左右捧茶上來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天泉（四泉市井也天泉則河矣相映不堆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了西門慶道從內裡蒙公上賜酒出來拜畢部又到本衙門見堂繳了劄付拜了所司出來就

要奉謁長官不知及先辱長官下顧何千戶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參見說畢何千戶道咱每還是先與本主老爹進禮還是先領劄付西門慶道依着舍親說咱每先在衙主宅中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在本衙門到堂同衆領劄付何千戶道既是如此咱每明早備禮進了罷于是都會下各人禮數何千戶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段一疋青紵絲蟒衣一柄金鑲玉絛環各金華酒四罈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約會已定茶湯兩換西門

慶告辞面回正寫何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是翟管家囑後一宿
千戶
晚景題過到次日又次早到何千戶家何千戶又預備頭
腦小席大盤大碗齊上整上連手下人餚餐一頓是西門作客面
何家
爲主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責四同何家人押着禮物
那時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使往南壇視
牲未回各家纔送賀禮并參見官吏人等黑壓上在門首
等候一總何千戶同西門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人家坐
的單寫二
千戶差人打听老爺道子卿就來通報直等到午後
忽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
秩分付閒雜人打開不一時又騎報回來傳老爺過天漢

轎了又一映 少頃只見官吏軍士各打執事旗牌一对一对傳呼走了半日纔遠遠望見朱太尉八抬八簇肩輿明轎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補腰横若山白玉懸荏太保牙牌黄金魚鎗好不顯赫威嚴執事到了宅門首都一字兒擺開喝的肅靜廻避無一人声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壓一羣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跟前左右喝声起來伺候那衆人一齊應諾誠然声震雲霄只听東边鼕鼕鼓樂響動原來本衙門六員太尉堂官先提明六太尉見朱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爲千戶都各備大礼治酒慶賀故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纔下轎樂就止

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一緊忽然一声道子响又一開一
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與門上人說礼
部張爺與李士崇爺來拜連忙稟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
尚書張邦昌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
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一个又是吏部尚書
王祖道與左侍郎韓侶右侍郎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
茶送了三个又是皇親喜国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掌宗人
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唯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
騎馬送出去二个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頭一位是
提督管兩廂捉察使孫荣第二位管机察梁應龍第三管

內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姪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
十三門巡察使黃經臣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曾監
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史陳宗善都穿大紅頭戴貂蟬
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玉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六个各
家都有金幣礼物一總少頃裡面樂声响動衆太尉插金花
與朱太尉把盞遞酒堦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
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筵怎見得太尉的富貴但見
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七公堂潭七相府虎符正節門
庭甲衣生寒象板銀箏硯礪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
公子王孫逐些追遊尽是侯門戚里那里解調和燮理

一味能趋諂逢迎端的談笑起干戈眞個吹噓驚海岳
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辞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
石江南淮北尽灾殃進献黄楊国庫民財皆匱竭正是
輩下权豪第一人間富貴無双
須臾遞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排擾朝上爭簗琵琶方
响箜篌紅牙象板唱了一套享富貴受皇恩奸臣當時酒
試想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回到
所樂声暫止管家稟事各処官員進見方朱太尉令左右
拈公案當所坐下分付出來先令各勲戚中貴仕宦家人
送礼的進去實客一行須臾打發出來絶是本衙紀事南北衙

兩廂五所七司捉察訓察觀察巡察與牧直駕提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具手本呈遞內屬一行然後繪傳出來叫兩淮兩浙山東山西閩東閩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次進見外屬一行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抬進禮物去管家接了禮帖鋪在書案上二人立在階下等上邊叫名字西門慶抬頭見正面五間廳厦上面朱紅牌扁懸着徽宗皇帝御筆欽賜執金吾堂斗大四個金字甚是顯赫須臾叫名二人應諾陛階到滴水簷前躬身恭謂四拜一跪聽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戶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單言太監妙令左右收了分付在地方謹慎做

Universitäts-
München
Bibliothek

官我這裡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付
這二人齊声應諾左右喝起去由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
來尋見貴四等抬担出來如画正要走忽見一人拿宪紅帖
又我二个飛馬來報說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戶閃
在人家門裏观看須臾軍牢喝道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
禁軍隴西公王爵同提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高俅
俱是紅玉帶八轎而至那各省參見官員一湧出來又不
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戶走到僻処呼跟隨人扯過馬來
二人方騎上馬回家上生日寫太師是个太師此寫太尉
又是个太尉有此等太師及此等太
尉方有此等上 正是 权奸誤国禍机深
開国承家戒小人

寿道見者矣 尾